

古城

台儿庄一个寻梦的地方

邮箱: zzwbfk@sina.cn

运河印象

■ 杨建华

说实话,我来描述台儿庄运河古城,就像食客大言不惭谈起烹饪技术,有点门外汉充内行的感觉,毕竟我不是运河边长大的。可在火车座椅的靠背上蓦然发现“乾隆御书天下第一庄”的广告,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和一吐为快的感觉。食客在欣然品尝美味之后,应该有鼓掌的份儿吧。我所做的也许只是这个。

作为枣庄人,台儿庄在我心中很亲切,她兼有南方城市的婉约和北方城市的豪放。偏于台儿庄一隅的运河古城则犹如邻村家道破落的老学究,洗尽岁月的铅华和年轮的霞披后,在平和朴素中淡然的度日,却依然掩饰不住眉宇间隐隐透出的书香气息。每每坐车穿过绵延二十余里的冠世榴园前往古城,檀绿榴红中不时晃过古楼一角,我总会油然想起弹剑长吟的歌者、千金散尽的智者、凿壁偷光的学者。于是,前后迥异的历史片段如同映入车窗又飞快退去的路景,在脑海中更迭,就在这急速飞逝中历史长河散发出令人炫目的沉重,古城恰如历经沧桑的耆老,愈发气定神闲起来,尽管总是搅乱我的心。

似乎水泥铸成的直线早已成为城市繁华的象征,而运河古城依然保持着古式建筑,依稀能够看见乾隆御书“天下第一庄”,让人仿佛能够窥到从前千舸争流的繁忙,在湿湿的让人窒息的安静中,徜徉着时代的苍白与无力。我从不否认台儿庄并不是厚重的城市,但这繁华落尽的运河古城,自然平和却又朦朦胧胧,仿佛大运河上的浮莲,清新可人,丝毫没有凌厉排外的贵族做派,更没有咄咄逼人气势磅礴的王者气概。古城毫不张扬,不是时尚的摩登女郎;亦不豪华,不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;在宁静从容中从不嘈杂疯狂,如运河之水缓缓前行,似河边的树荫,自有一股出乎意料的气质与感动。

古城中那些苍老的楼台水榭,那些熙来攘往的小贩,那充满朴素民风的小街,那荡尽浊气的运河小调,让人感到殷实而又温馨。你可以在“天下第一壶”前大啃苞米,也可以到水道衙门内喝茶小憩;卖粽子的、理发的、玩猴的、烤红薯的、做煎饼的……这些足以让你学会拒绝冷漠、享受生活;你不必刻意去找专卖店和商场超市,那让人疲劳千篇一律的布局与古城格格不入,取而代之的是古城内“乱七八糟”的市场、稀奇古怪的小店,那里总会有一些让你惊喜的东西;兴致盎然之时,你可以踱进当铺、钱庄甚至府衙之中歇歇脚、下下棋。古城的一切总让人感觉很奇特,潺潺的流水容易使人产生难以挥去的情感,运河古城有丰富的内在,却又恬淡休闲;面对繁华都市和现代时尚生活,让人有一个寻求心灵安适和自由的场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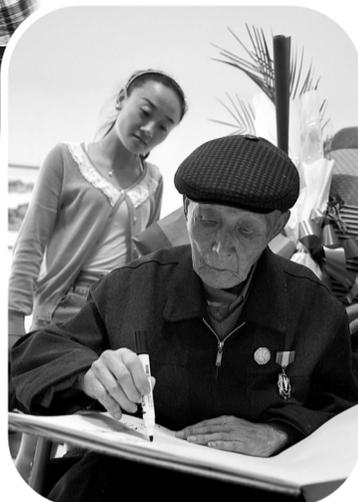
每一个城市都能建设的摩登繁华,但不是每一座城市都是运河古城。曾经沉淀如此浓重的运河文化,古城有着自己独特的底气和韵味。从不奢望运河古城会向现代化的大都市发展,而我看到的也正是我最愿意看到的古城不施粉黛卓尔不群的美。



曹辅民老人向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纪念碑敬献鲜花



在池峰城师长照片前,曹辅民老人久久不愿离去



老人在留言簿留言

九旬老兵圆梦台儿庄

■ 郑学富 张严新

暗淡了刀光剑影,远去了鼓角争鸣。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,使台儿庄一战成名,成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。弹指一挥间,76年过去了,但是参战壮士的名字灿若星辰,叫人不能忘记。台儿庄这块英雄之地,备受世人关注,也深深吸引着参战老兵的心。

A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迎来了特殊客人

5月10日,春雨濛濛,微风徐来,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——参加台儿庄战役的老兵曹辅民。

曹辅民今年94岁,现住在安徽省淮北市孙町镇孙町村,老人由于小脑萎缩,已不能行走,长年坐着轮椅。他在“1213”关爱抗战老兵

志愿者安徽淮北团队和小儿子的陪护下,从老家奔波3个多小时,专程来台儿庄祭奠战友。

B 老人回忆台儿庄战役

曹辅民出生于1920年,上过私塾,后在安徽省宿县读高小,1936年高小毕业后,适逢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在此招募兵源,他便报名参了军,那年他只有16岁。31师师长池峰城因他年龄小、有文化、脑子机灵,安排他在师部接听电话、译电报、管理地图。1938年3月,他随31师开赴台儿庄前线。曹辅民老人回忆说:“当时31师指挥部就设在台儿庄运河铁路桥下一个地下室里,我的主要任务是看电话和管理地图,一分一秒都不敢离开,吃饭、睡觉、大小便都在里面。只听外边炮声震天,枪声呼啸,喊杀声一片。后来打巷战时,战士们就在墙上掏洞用枪打,谁掏得快谁就赚便宜。又一次我就听见池峰城师长打电话说‘挑选身体强壮的,组织敢死队,一人一把大刀。炸掉浮桥,自绝后路,背水一战!’当时那个战争场面比你想像的要残酷得多,比电影里的要激烈,说用枪林弹雨来形容,枪弹比雨还要稠。”

下午,曹辅民老人冒雨向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敬献了鲜花,并执意从轮椅上站起来献花、鞠躬。之后参观展室,在展室里,老人异常激动,仿佛又回到了战场。他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和战斗场面,倍感亲切。当讲解员要为他讲解时,他说:“谢谢你,不要给我讲了,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,我能看懂。”在李宗仁将军照片前,他端详良久,说:“这个是李宗仁,我在老河口见过他。”在作战地图前,他用拐杖指着地图,兴奋地说:“这个我熟悉,这就是以前的地图,这个是工事,这个是阵地,这个是河流,红的是敌人进攻路线,蓝的是我军进攻路线。”他指着一张照片说“这是当时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诰,我在黄埔八分校学习时,他是系主任。”他看着孙连仲、田镇南、池峰城、黄樵松、屈伸、王震、王冠伍这些参战将领的照片,尽管他因为花眼看不到文字说明,但是他都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来,并且还能说出他们的

特点。他说:“27师黄樵松师长穿的是马裤呢,和别人的不一样。屈伸参谋处长喜欢穿马靴,王冠伍的下颚肥大。我们的池峰城师长喜欢打篮球,师里成立了篮球队,我是队员,每次军里搞篮球比赛我们都是冠军。当时篮球队员里有个地下共产党,名字叫沙振海,每次军里开运动会,他都能拿到多项冠军,池师长对他不错。沙振海和我关系也很好,他曾经要把他妹妹许配给我。”在放有大刀片的展柜前,他眼睛湿润了,说:“这就是我们的大刀,西北军每个战士都背一把大刀,刀把上系着红缨子,我们就是靠大刀砍杀鬼子。”说着他不由地唱起了《大刀进行曲》: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,二十九军的弟兄们,抗战的一天来到……”在孙连仲的塑像前,坐在轮椅上曹辅民老人不由自主地行了一个军礼。他连看了两遍当年战地记者拍的影视资料,动情地说:“这就是当年的台儿庄战场,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C 老人在纪念馆留言簿留言

参观完展室后,曹辅民老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在休息室里,他又回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。“台儿庄战役后,我们师只剩下200多人,撤到桐柏山区休整。”

台儿庄战役后,曹辅民看到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,血气方刚的他义愤填膺,积极要求到第一线打鬼子。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,被下放到3营机枪连当排长,并到第二集团军许昌干训所学习。1938年6至10月,曹辅民跟随部队参加了武汉保卫战。他所在的连是尖刀连,奉命一昼夜奔波210里山路,到达武汉北站占领阵地,堵截日军北上增援。他说:“一切准备完毕后我带人到附近村庄抱柴做饭,发现柴草堆里藏的都是八路军,一时双方紧张起来,我大声说各有任务,不要误会。便让他们赶快离开。次日,一个自称八路军军官的带人来我部接洽,愿意提供情报,合作阻击日军。后来部分日军前来

开道,双方激战半小时,敌人退走,我军乘胜北上。”

1939年年5月,曹辅民参加随枣会战。他说:“我师奉命在当阳以北布防,阻击日军西进。敌人依靠飞机和密集的炮火掩护,动用大量的坦克向我阵地横冲直闯。我们就利用夜晚偷袭日军。这次战役非常激烈,日军白天飞机密集扫射、轰炸,我军伤亡惨重。我所在机枪连冒着密集的炮火对空射击,激战一天使敌人无法前进。后来,我军大部队增援,把敌人包围,然后取得了胜利。”

1940年5月至6月,曹辅民参加枣宜会战。他回忆说:“信阳外围有一个鬼子的据点,我所在的一个营奉命攻击,我带领四挺机枪负责掩护。结果摧毁了这个据点。”

曹辅民历任机枪排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上尉参谋等职。后被保送到湖北均县黄埔8分校深造学习,军校毕业后回到军部任少校部

员,负责征兵工作直到抗战胜利。抗战胜利后,由于对家乡的思念,回到了家乡,脱离了从军的生涯。1958年,由于是国民党旧军官的缘故,被送到黄山茶林场劳改5年,1963年遣返回家,“文革”10年再次被管制。1988年,当地政府落实了政策,每月享受安徽省黄埔同学会的生活补助金260元。

曹辅民老人回忆到动情处,不由地唱起了黄埔军校校歌:怒潮澎湃,党旗飞舞,这是革命的黄埔。主义须贯彻,纪律莫放松,预备作奋斗的先锋。打条血路,引导被压迫民众,携着手,向前进……

曹辅民老人在离开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时,在留言簿写下了几句顺口溜:“老兵自知夕阳短,有心无力难奋蹄,但愿祖国繁荣盛,哪怕倭鬼乱放屁。”